

据说,前阵子微信朋友圈里很热的“主要看气质”入选了《咬文嚼字》杂志颁布的2015年十大流行语榜单。最近有幸邀请并陪同陈平原教授出席上海社联举办的望道讲读会,聆听了陈平原先生所做的《历史、传说与精神——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的演讲,对这句流行语有了不一样的认识。陈先生的演讲一如既往地精彩,他展示的一张西南联大教授的合影尤其震撼人。西南联大教授能挺过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百折而不挠,真是“主要靠气质”(精神)。

对于西南联大教授的故事,时人和后人已经有不少文字所记述和追忆,但是相较于文字,照片也许更为直观、传神,带来的震撼也更深。这是一张1944年秋,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欢送罗常培赴美讲学的照片。照片中的人物有朱

『主要看气质』

叶祝弟

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和王力,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翘楚。照片的背景不是教室,也不是演讲台,而是一堵破旧的木栅栏。照片中罗庸、罗常培和闻一多一袭老式旧长衫打扮,闻一多拄着拐杖,面容黝黑而消瘦。

过去我也和冯契先生一样被《荷塘月色》中的朱自清先生所迷恋,进而以为朱先生是一位身材魁梧、风情万种的美男子,却不想站在最边上的朱自清是五位教授中最矮的一位。彼时的朱自清饱受胃病

的折磨,在几位身材高大的教授身边,显得更加矮小,不过朱自清先生一身旧西服,西裤却烫得笔挺,隔了几十年,裤线清晰可见,全然没有被病魔折磨的神情。王力着装最为儒雅,黑西服,打着领带。

这五位教授,性格、禀赋、为人处世的风格不一样,但眉宇间透出的刚毅,却出奇地一致,以至



万古不移爱花心 (中国画) 陆大同

于这样的表情与他们身后的那堵破木栅栏相映成趣。这是我们后人第一眼所能感受到的强烈印象,虽然隔了70余年的岁月,却没有阻隔这种感觉。这张照片应该不是摆拍,摄影师不经意的一张照片,却拍出了那个时期教授们的特殊的气质:自信、刚毅和聪慧。这样的气质是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或者说是他们平常生活中心性的自然流淌,否则很难理解送朋友讲学这样稀松平常的场合,应该更为放松和随意。如果不了解背景,真

会误以为这是一群马上走向刑场赴死的人,而不是送朋友去美国讲学。

要知道,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战维艰之际,而作为大后方的西南联大,一方面,要承受日军不定时的轰炸,随时准备跑警报,教授们早已习惯了在生与死的边缘游走;另一方面,物价飞涨,生活苦难,为了生计,教授们不得不以治印、鬻字、卖文为副业,以补贴家用。对于那一段日子,陈平原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加以记载。

浦江清曾于1942年在朱自清先生的陪同下,来到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龙头村,在他的《西行日记》中记叙到当时教授们生活的清苦,“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冯契回忆,最艰难的时候,一群秀才要自己手忙脚乱生火,淘米,挑水,赶街子,既要忙于生计,还要做学问。然而,就是这些艰难困苦中,教授们做出的学问,却一不小心都成了传世之作。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都是足以传世的学术著作,今天依然是各个专业的必读书目。这怎么不让后来的教授们羡慕呢?

看到这张老照片,陈平原先生曾饱含深情地写道:“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气质这东西其实捉摸不定。写在脸上的,后

现在的人看到油总是心有余悸,油汪汪的菜肴、油炸得金黄的食品,即便色香诱人,但一想到自身纷纷临界的健康指标,也只能望而却步。然而在过去,那全民缺乏油水的年代,油可是个人人爱好的好东西。当然,油头滑脑、油头粉面的除外。

曾听一个老知青开玩笑地说过,以前饿得慌,没东西吃时,恨不能“油余揩台布”,也是好的。因为任何一样食物,只要用油一炸,重油一炒,立马就成了喷香四溢的美食!小时候我在一点心摊上看一个老师傅在煎油墩子,突然一只油墩子不慎掉在炉边脏兮兮的地上,只见那老师傅想也没想,迅速将油墩子捡起扔进沸腾的油锅内……至于后来是哪位朋友运气好,吃着这只油墩子我是知道了,但由此可见,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油炸之后的东西,其香脆可口看来是毫无疑问的。

儿时对油炸食物都非常爱吃。譬如说油条、菜饭糕、油墩子,麻油馓子、巧果、脆麻花等。而那时的油墩子多为两种:一是如拳大的糯米团子,内有上海人称之为“黑洋酥”的馅。还有一种叫萝卜丝油墩子。说来也怪,大概除了油条以外,像油墩子、麻油馓子之类的油炸品,上海人一般都不作为早点来吃,它们似乎永远只是“配角”的命,每每总是下午的三四点钟,被人们当作闲食来吃。而同样是油炸物的油条,毕竟属“四大金刚”之一,于是当仁不让,始终占据着上海人早点“当家花旦”的席位。

小时候排队买大饼油条早点时,往往都是近距离看着几位师傅在一条长桌上“操作”的。通常是长桌的两边各站有两三位师傅,一边制作大饼,另一边制作油条,从擀面的开始,切段、搓按,大饼的一边是用炉子烘,油条的一边则是油锅煎,带有点“流水线”的意思。那时烘大饼的是要用手直接伸进炉膛中的,如“火中取栗”一般,所以

大饼师傅从手背一直至臂膀,可谓汗毛全无;而煎油条的则端坐于油锅前,以超长的竹筷在滚烫的油锅内将油条翻来覆去,据说脸上也难免有几点麻坑,那都是被油星溅着所致。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制作油条的师傅,手上用一根四方光滑的木条,先将面搓成扁扁长长的一块,以刀切成细条,然后将两条上下叠起,用木条轻轻一压,先拎起一端在桌面上一转,再两端一掐便下油锅了。那一套动作做得行云流水,相当连贯。如师傅高兴时,还会边做边以手中的木条不停地击打着桌面,发出清脆而有节奏感的“啪啪”响声,听起来就好比表演快板书的那一段前奏似的。

油炸食品,大多非要趁热吃才行,唯有一种在食品店能买着的脆麻花,则冷热不必计较。这种麻花似乎以天津大麻花最为著名,老北京小食中也有,白糖的、芝麻的、芙蓉蜜的等。不过相比之下,上海的脆麻花则最为质朴,上世纪七十年代,食品店里每根仅卖四分钱,没有芝麻也没有白糖,就15厘米长短的一根,尽管如此素净,但也一样焦脆酥甜,深得孩子们的喜欢。

说起麻花我还想起著名作家钟叔河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说他家有个长辈亲戚早年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放学后在长沙南门外里仁坡总见到有一个炸麻花的姑娘,态度亲和,姿色上佳,于是他们几个同学经常有好感,常常去姑娘那里买麻花吃,趁机也闲聊几句,享受一下莫名的快慰。可是有一次年假过后,他们再去过访时却不见了麻花姑娘的芳踪,顿时,惆怅失落之感油然而生,一时起兴,便戏仿崔护的一首《题都城南庄》诗,题曰:去年今日里仁坡,人面麻花相对搓。人面不知何处去,麻花依旧下油锅。

看来,孩提时对美食的印象就犹如青涩少年时对秀色的记忆,总是深刻而难以忘怀的。

母亲走了。走在那个本该是阖家团圆

的中秋节前夜。没有母亲的日子,我第一次深切地读懂了何为生离死别。

整理母亲遗物时,我突然发现,虽然我们从生活上始终关心着母亲,但似乎在精神层面上并没有走进母亲丰富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从未知晓年近的母亲居然还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日记中不仅有记事的“流水账”,更倾吐着她对家人、孙辈、朋友、同事、同学的关爱,以及她情感上的喜怒哀乐。在她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后的一个多月,便告别了这个世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作为独生女儿的母亲,不顾外婆的阻拦,远赴沈阳阳边工作边求学。在母亲的遗物中有一本为她纪念她就读的“二九七”电校五十八周年编印的校友通讯录,我是第一次看到。“二九七”电校是一座什么学校,怎么从未听说过?后询问母亲当年的同学才得知,这是当年国家为培养航天军工人才,在西安东郊设立的一座特殊培训学校,为了高度保密,对外以“二九七”代号命名。在“二九七”结束学业后,母亲靠不懈努力,被选调到上海航天局某研究所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国家的航天事业。母亲去世后,我在她每天随身携带的小包里发现了国防科工委颁发给她的从事航天事业二十周年纪念证书和纪念章。

母亲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女性,尽管年已八旬,却不服老,依然像年轻人那般在孜孜追寻着人生梦想。退休后,她依然参加各类业余学校的学习,整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让我们子女给她找事做。我多次和她开玩笑说:“您绝对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啊!”母亲还让我替她订报送书,她是居委会读报小组的组长,整天和一群老伙伴们“共商国是”。就在她去世前的半个月,还十分关注晚报关于老公房安装电梯的系列报道,且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早日为广大老年人办成这件实事。我知道,作为一个患有类风湿关节病的老人,她是多么期盼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居住的楼房能装上电梯啊!

在母亲住院治疗的最后岁月里,一辈子爱美的她为了保持自己形象美,多次趁我们不注意,悄悄拔掉插在鼻子里的胃管。后来,我只能用口罩替她遮掩一下,没办法,母亲的性格就是如此倔犟。

正当我与弟妹筹划母亲即将到来的82岁生日之时,母亲却走了。为母亲守灵的那天晚上,是我成家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家彻夜静坐在母亲睡觉的那张充满温馨的大床上。凝望着母亲的遗像,我仿佛回到了孩童年代,依偎在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里。

母亲不老

刘翔

乾隆皇帝怎么会不怀疑甘肃省的捐监成效呢?

当时的乾隆皇帝曾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提出“四不可解”的责问:甘省向来贫瘠,何来这么多人捐监?哪有那么多种粮食?捐了这么多粮食,如何存放?这么多粮食如何使用?

甘肃省的官员是如何应付乾隆皇帝呢?当时勒尔谨奏复,甘肃省的捐监者,大多是外省的商民,甘肃省为边疆交通要道,是以外省商民经甘省捐监;此外,历来早灾连连,均需粮食,监粮正可用于赈灾。

此时,乾隆皇帝派了和坤前往甘肃省检查工作。

当时的和坤还默默无闻,只是乾隆皇帝欣赏他而已。和坤非常想认识一些地方官员,他到了甘肃,勒尔谨、王亶望等率几百名官吏豪绅迎接,和坤一见当地官员的表情,就对陕甘捐监的事猜到了十之八九。而这个时候的勒尔谨、王亶望等人也是极为想依靠一棵朝臣等的大树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和!勒尔谨、王亶望等人很快就成为了和坤的同党!和坤也从此走上了贪污之路!因此,经过钦差大臣和坤实地盘查,并无破绽,乾隆皇帝的疑问也不了了之。

话说回来,这次,阿桂奏报甘肃“大雨竟夜,势甚霏霏……连绵不止”之后呢?乾隆皇帝能不认真查询一下么?乾隆皇帝当年的疑问,如今更为他所急于印证。于是,勒尔谨、王廷赞、王亶望被陆续收监讯问。

此时此刻,乾隆皇帝所不解的是,如果收的是粮食,官员要分肥,就要多

国库成了小金库

——大清王朝的塌方式腐败(案三)

纪连海

收,多收捐监者肯定不愿意,为什么又纷纷向甘肃省捐监,还说比在户部捐便宜?

这回乾隆皇帝派了闽浙总督兼江苏巡抚、王亶望的老上级陈辉祖去再查甘肃省的捐监案。问题在于:陈辉祖能够回答乾隆皇帝的疑问么?陈辉祖审讯的结果,其原因是捐监并没有收粮食,而是折合成银子收的,而且为了鼓励多捐,所收银子并没有达到应收数。王亶望供称,纵容下属收银是“意在捐多谷多”,正常的理解是,捐多谷多说明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得到皇帝的首肯,得到了皇帝的赞扬就可以升官。然而,升官途径又有一条正非常的理解,所谓捐多谷多,实际上是银子多。银子多,王亶望就分得多,分得多了再用于活动上层如和坤等人——当然,这时的王亶望没有供出和坤——这样也可以升官。

1775年,甘肃收捐到了疯狂的地步,收捐监生达到63000名,折粮250万石。而当年上报灾歉,动用粮食达到了170万石。这的确很荒唐,如此严重的灾歉,却能拿出这么多粮食!

捐监案的结果,又引出了行贿案!勒尔谨在甘省花销无度,省里的财政“所用甚多,竟若伊家所有,取携甚便”,国库成了自家的小金库。此外还“令属员买物赔垫,甚且公然勒索。”王亶望更是“声名狼藉,通省皆知”。王亶望在甘为官没有几年,升迁浙江巡抚时,带走的家产以数百口骡子装载,招摇过市,“满载而去”。



促进全民阅读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有上海书展,近几年增加了上海国际童书展,但是它们的展期总共只有10天,上海书展每年8月6-7天,上海国际童书展每年11月举办3天。365天当中剩下的355天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创办一些常态化的全民阅读活动,而且希望办成品牌活动。

得到上海市作家协会、黄浦区委、区政府和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思南读书会和思南书集应运而生。思南公馆这个地方最早是上海书展重要的品牌活动——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举办地,办了几届,因为很成功,使得很多读者,特别是爱好文学的读者,心目当中有了它的位置。我们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从每年举办几天的活动,可以扩展成每周举办的常态化阅读活动。如今,思南读书会已经办了一百期,成为上海常态化阅读活

动的最重要的品牌,有很强的示范效应。现在全市其他的区域,也希望能够举办这样的常态化的读书会,而且要办成品牌。特别是黄浦区,已经以思南读书会为起点,组建了思南人文中轴,一方面优化以社科类书籍阅读为主打的望道讲读会、以科技科普类图书

阅读为主打的科协大讲台的品牌效应,一方面创办一些其他的新的阅读活动,并努力也把它们逐渐培育成品牌。

复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复制显然是有一定难度的。除了别的种种要素,关键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活动策划、组织团队。我非常感谢谢甘露老师领衔的团队,为思南

书香上海,品质生活

徐炯

读书会的持续成功付出的不懈努力。办上海书展固然非常累,活动多、压力大,但它好比短跑,咬咬牙也就过来了。但是思南读书会每周举办一次,常年不断,从2014年2月开始到现在一百期,而且要始终保持相当的水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跑马拉松,考验耐力和意志力。

幸运的是,思南读书会恰恰拥有这么一个核心团队,他们不仅有智慧、有能力,更难得有热情、有奉献精神,使得思南读书会不仅持续不断地办到了一百期,而且保持着很高的水准。我们要努力推动常态化阅读活动在全市各个地方复制,但首先还是要找到优秀团队,团队能够成功复制的话,优质阅读活动就能够复制。

谁从读书会里得到的好处最大?请读明日本栏。

十日谈

周末,来思南读书

